

艺术帚谈录

杜大恺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艺术寻谈录 / 杜大恺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3.6

ISBN 7-5329-2182-4

I. 艺... II. 杜... III. 艺术—文集 IV. J-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4583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 11.75 千字 / 275

印 数 1-2000

定 价 19.80 元

民族是一种类型，因而为历史亦为世界尊重；时代是一种类型，因而占有着历史的地位；地方性是一种类型，因而在一国之中得以存活；门类的差别是一种类型，因而有众多门类的并存，且不因门类的纷杂而寂寞；流派是一种类型，因而不曾有流派对流派的吞没；个性是一种类型，因而不因有相同的亲缘性从而失去光彩。人的无穷心灵里，足以容纳无穷的类属。

—— 作者说

杜大恺 1943年8月8日生于河南叶县，山东黄县人，1961年始从事工艺美术设计，1980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并留校任教至今，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目 录

前言	1
随感	3
“变形”异说	5
语义的指向	7
关于民族化	9
人体艺术	11
谷文达与陈平话说	15
牙说	20
北京朝阳医院“色彩革命”的联想	23
山·云·水乡	26
母亲·朋友·师长	28
圆梦	31
从壁炉、吊扇说开去	34

将生活艺术化——	37
壁画拾零——	44
中国当代壁画的幻想、中兴和裂变——	48
壁画的主宰——	55
《唐宫佳丽》创作谈——	57
小人书不小——	60
严肃的抉择——	63
漆画——	67
亨利·摩尔——	70
半截子话“半截子”——	74
情系井冈——	76
迎接新世纪——	81
民族容颜上的一朵笑靥——	84
光宇 光宇 光大寰宇——	87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92
孜孜不倦的人生——	95
濯古求今 再辟新径——	101
高山·大海·南极——	104
写给雅梅——	108
有感于余启平的红黑白——	110
姬德顺与他的青铜浮雕壁画《黄河》和《乐》——	113
黄世芳的铜雕艺术——	116
殷会利的《野骆驼》——	118
优雅而富诗意——	120
线的精神蕴藉——	122
逆向思维——	125

一黑一白·气象万千	128
为了孩子·为了将来	132
时髦	135
一本谈论壁画与壁画创作的书	138
远古的回音	141
红土地孕育的画家	145
生命的讴歌者	147
走入黄河	149
黄土高原抒怀	152
有期待于彩墨画	154
非具象的情感传达探索	156
乐此不疑 乐此不疲	158
杨家勇的黑白画	160
横扫千军如卷席	163
两栖人	165
走近自然	167
大音稀声	170
行笔如扶垆 泼墨如润禾	172
对青岛文化建设的一点设想	174
有容乃大	177
任焕斌画黑白画	180
包装设计的道德	205
创新是灵魂	208
中国城市雕塑的历史见证	212
君子乐及其道	216
白描	219

刘德维的书法	221
我画水墨	225
横与竖	229
千岩绮秀	232
名山还让故乡多	235
君子之道费而隐	237
张桂徵作禽鸟百例	241
阐释脸的故事	242
筠青的新家	244
慷慨诗意花鸟情	248
与时代共命运	251
阿尔泰山岩画艺术	254
鱼与熊掌或可兼得乎	257
艺术形式	261
陈楠的画	263
第二自然	265
日暖春花发 物来纸上香	268
新学院派释疑	272
普及美育的社会意义	276
张值画展序	278
为陆志成展览作序	280
为刘庆和在我系办展作序	281
武艺在我系办展览 嘱为序	282
为陈淑霞在我系办展作序	283
羽化而登仙	285
共创新世纪	287

《欧洲雕塑》序	293
山庄 乡村 胡同	295
对“研究型”大学的建议	300
展示设计	303
参加第九届美展艺术设计展区评选归后	306
花鸟天下情	310
光与情与景	313
谁言一点红 解寄无边春	316
由木及陶	318
关于“终结”	321
孟国华的素描	325
阳光下的不懈求索	327
《近现代室内外壁画》一书	330
在九十年代文化热点下看传统工艺	333
素描负载着全部有价值的艺术信息	337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线描系列	340
壁画漫谈	342
拆不去的记忆	352
巴黎圆梦	355
直觉与逻辑	358
从具象到抽象	361

前 言

八十年代以来，陆续写了一些文章，搜集起来，有百余篇。文章多不长，最短的只有几百字，所以写得短、除报刊等对字数有限制以外，另一层原因是心里始终铭记萧三先生的名言。“有话则长无话短，但求俚句不成灾”。

文章的内容很拉杂，东鳞西爪，扯了葫芦又扯瓢，但总与艺术有些关系，今将其中的部分结成集子，借用明人赵宦先《寒山帚谈》一书的“帚谈”二字，取名《艺术帚谈录》，其间确有“家有敝帚，享之千金”的意思。

二十世纪的艺术，奇峰突兀，纵横交错，扑朔迷离，不仅使局外人有时也使局内者望之却步，而在我心里仍以为艺术是为人生的，希望艺术能保持自然甚至原始的率直，真实地面对世界，面对心灵。

中国的文论，包括“诗话”，“词话”，三言二语，文辞隽永，清澈见底，令人回味，那境界令人神往。今日之理论，已与古人迥异，

一则谋求体系，二则追究确然性，但我仍相信“诗无达诂”，艺术仍因时而异，因人而异，因而常在常新。

认识自己，已很困难，认识艺术，尤是难事，这本小书只是记录了我的一段心路的历程，如此而已。

1996.12.22

好事多磨，1996年即望出版的我的这本小书，因为一些变故，结果一直延搁至今，期间竟至隔了八年，八年来无论艺术亦或我个人都有许多变化，当时的一些想法因为事过境迁，今天看来，或已是陈腔滥调，但因是一段“心路的历程”，于自己仍不失为纪念，而于读者我则希望关注其恍若隔世的意义。不仅如此，我相信人生中总有一些东西是时间无法磨砺殆尽的，回头望去，它们竟一径摇曳在你的身后。

八年来，又拉拉杂杂写了一些短文。这次将其拼合在一起，书显然厚了一些，其心路的痕迹遂也拖长了许多，人生总会留些影子，即使你不情愿。

感谢济平，他为这本小书做了精美的装帧，书中配了一些图，是济平的建议，图中的东西是我的所谓收藏，从文物的角度看都没什么价值，只是我喜欢，亦有敝帚自珍的一层意思。有了图，版式因而活泼了一些，莫是济平与我对读者的一份敬意。

时值壬年岁暮，明天就是除夕，是我的本属年，我从此即是六十岁的人了。

2003.1.30

随 感

感

关于艺术已经议论了几千年，新的议论仍在不断发生，看来为艺术规定一个永远适合的假说是困难的。艺术的实践与关于艺术的议论亦步亦趋，不断有新的主义、新的流派出现。现代生物学揭示了这样一种生命现象，即新细胞的产生必须以旧细胞的死亡为代价。艺术的发展与生物的进化不同，新的产生的同时，旧的存在并不从此寂灭，旧的存在的气势在新的存在出现之后可能渐次式微，不再有先前的显赫，但仍然可以在被挤退的一隅，蛊惑人们的记忆，时或引出人们藏入心底的温馨。有时候，还偶然幸运地保持与新主义、新流派等量的荣耀，接受人们的青睐。艺术的发展似乎是积累式的，即使是质的更迭亦同样以量的增长的方式加以实现。曾经存在的各种现象，犹如深埋在地层中的矿藏，等待着人们因新的需要去发现。艺术是不死的，在历史的记忆中可垂之永久。尽管在不断变化的现代人的美的意识中，历史的存在状态可能追随新的审美观念发生转移、增殖或递减，

但人们不会忘掉它。因此，对于传统我不敢像有些人那样姑妄言之，依我的理解，就艺术而言，现代与传统只是不同层次的存在，面对永恒，现代不过是将来的传统而已。将现代绝对化，无异于对传统的绝对化，都是极端的。传统中蕴含有“核裂变”的潜能，一旦为现代的媒介引爆，就会发生撼动世界的震荡，毕加索就是这样一颗已经爆炸了的能量至少相当于3000吨梯恩梯的艺术氢弹。

发展是愈渐趋向合理的运动。对于传统的合理因素的再认识，亦是迈向现代的选择之一，表现为人类行为最高阶段的创造，包含着这样的内容，无论谁都不应把自己想象成是现代的亚当和夏娃，这对于从事艺术劳动的人也许是尤其重要的。传统有是有非，历史在是非中确曾有过误会，对于误会的纠正其实已指向现代了。

许多年前，我到过泰山，不知道别的人是否有同样的感觉，当我一步步向泰山走近的时候，有一股扑面而来的压迫感，这与我对历史的感觉是那样相似。但当你登到极顶，伫立在玉皇顶坚实的山崖上时，一种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快感兀地迸发。我想，每一个艺术的痴情者都只有自觉地经历了如登山那样的历程之后，才能重建新的自我。现在的我，还踟蹰在艺术的山脚下，传统是我登山时必须凭借的阶梯。

我的心向着山顶，虽然，我知道从终极的意义讲，艺术是没有峰巅的。

“变形”异说

一切艺术，既已新生，则必然为旧的世界所未有，它的参照物在它的彼岸。因此，不“变形”的艺术只是一种期待，而“变形”却是无法拒绝的现实。

人类行为总体地看是建立新秩序的努力，即使最原始的劳动也是凝结着创造性意志的奋斗，称得上是超越造物主的发明。如不是有这样一层意义在，不能想象世界会趋向进步。文明的发达意味着对创造的肯定。创造标志着人类行为的最高境界，而艺术则是人类集中体现这种境界的有目的的行为。

若干世纪以来，由于人类创造性劳动的不断积累，结果是模糊了原始自然的存在状态，至使有些人疏忽了自身的价值，因而误解了艺术，错误地将“变形”认作现代的时髦。其实，历史上原没有不“变形”的艺术，将来也不会有不“变形”的艺术发生。艺术既要生存，则必然以独立于自然的形式与自然共存，同时扩大以至改变自然的面

貌。一切创造性的行为都是以超越旧的存在为目的的，并以超越旧的存在形式萌生，人，正是在这种超越中肯定自身，显示尊严。

对于艺术，自然是永久的凭藉，自然对艺术的功德并不因艺术强调创造而削弱，艺术最终要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创造恰是指向这种目的的追求。

“变形”的反面是对自然的模仿。以模仿为宗旨的艺术，确曾是某个时期艺术标榜的目的，但是，艺术所实现的只是艺术中的自然，而不是自然本身。将模仿作为艺术的宗旨，是一种误会。比较自然，艺术是有限的存在，自然是无法模仿的，也许，正因为人类觉悟到无法重现自然，因而，才选择创造去接近理想王国的。

对于今天的人类，自然的存在是多层次的，人的创造物存在得久了，也便逐渐被理解为自然的一部分，因而也被当作模仿的对象，这对于坚持惟其模仿才是艺术宗旨的人不能不说是一种嘲弄。艺术的是非从来以其作用于人类的价值权衡，并不以其酷肖什么为标准，艺术的标准应当与人类行为的标准相一致。当我们感觉对艺术的思考缺少敏感的时候，不妨去想想其他事物，或可能会帮助我们混沌中清醒起来。

“变形”没有确定的指向，又难以界定合理忖度的范畴；作为概念是有缺陷的，如作为判断艺术的准绳则近乎荒谬了。

语义的指向

辞书的权威性是有限的，辞典中关于“工艺美术”的界定不具备强制接受的约束力，大抵也只能算作一家之言。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一切语辞都有即时性，始终处于新陈代谢的秩序中。不仅如此，同一语辞的指向也会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而异。但由于语言是通用的工具，总具有约定俗成的意义，非如此，作为工具的价值也就不存在了。因此，过分肯定语言的确然性会损害语言的功利作用，所以历史上极少有人提出创造语言的主张。语言的既定意义通常总是对应于其所表述的社会存在，倘若不是这样，语言便会无所依附。而且，从语言发生学的情况看，总是先有社会存在，而后才会产生赖以表述这一社会存在的语言，这是不容倒置的逻辑。当社会存在变化了的时候，那在变化之前与社会存在相对应的语辞也渐次被历史遗忘。当然不尽如此，有些语辞仍可能继续拓展自己的表述范畴，从而对应于新的社会存在，这种发生在语言身上的类似“异化”的现象，延续着语

言的生命，丰满着语言的历史容量。时代变化剧烈的时刻，将加速新旧事物的产生抑或泯灭，某些语辞的概念因其所对应的社会存在的急剧变化会突然陌生起来，成为争论的热点，“工艺美术”这个语辞正面临这样的境遇。

语言及其所对应的历史广大而久远，人类的语种多样而复杂，由于使用不同语种的民族抑或国家虽处于同一时间序列，但是其语言所对应的社会形态在时代的特殊意义上与时间序列往往是不平行的，这就为不同语种之间的相近语辞的比较造成了双重乃至多重的困难。

创造语言远不如创造与语言相对应的社会来得伟大，但创造社会的艰难是创造语言不可比拟的，而创造语言同样艰难。